

丹尼尔
Patrick Daniel
新报业媒体信托总裁

李慧玲
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leehi@sph.com.sg

联合早报

吴新迪 总编辑
gohst@sph.com.sg
王彼得 副总编辑
ong@sph.com.sg
郭思满 副总编辑
queksm@sph.com.sg
韩咏虹 副总编辑/早报网(中国)主编
hanyh@sph.com.sg

郭丽娟 助理总编辑
harym@sph.com.sg
杨瑞峰 执行编辑
yeoshg@sph.com.sg
叶鹏飞 言论主任
yapph@sph.com.sg
周殊秋 编辑主任
chuching@sph.com.sg
陈聪明 视觉主任
tancc@sph.com.sg

新闻中心

韩咏梅 总编辑
harym@sph.com.sg
吴新慧 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胡文雁 副总编辑/副主任
woomn@sph.com.sg
洪奕婷 助理总编辑/采访主任
angyt@sph.com.sg

谭德婷 助理总编辑
tamtt@sph.com.sg
林传美 审稿主任
limcb@sph.com.sg
何惜薇 政治新闻主任
hosb@sph.com.sg
冯嘉年 财经新闻主任
knpan@sph.com.sg

邹美琳 国际新闻主任
cheowm@sph.com.sg
宋以彬 体育新闻主任
songyp@sph.com.sg
李天钧 摄影主任
leetk@sph.com.sg
王舒杨 数码内容主任
shuyang@sph.com.sg

《言论》版欢迎读者来论。来稿时请随同信件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英文通讯地址以及电话号码。传真：6319-8118 电邮：zbyanlun@sph.com.sg

早社论

2021年12月4日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七成的本地民众相信新加坡终能战胜疫情。这是鼓舞人心的现象。调查也发现，民众对于政府抗疫表现的满意度，维持在六成上下，反映社会人心大体稳定。然而，具体到防疫措施，特别是关系经济民生的开放速度等等，不同社会群体有相反的考虑。政府如何凝聚最大共识，说服国人一起做正确的事，是抗疫马拉松赛程上必须高度重视的事项。

调查指出，民众对政府抗疫表现的满意度，同新增冠病毒病例数呈反比——病例增高，满意度就降低。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新增病例是疫情程度最直观的表现。如果横向对比，就能看出新加坡的整体情况，其实是相当积极的。在

很多西方国家，社会精英不以身作则遵守自己所颁布的防疫措施，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使得各种关于病毒和疫苗的阴谋论大行其道，结果非但政令不行，还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抗争。

因此，民众对当局的信任，是新加坡至今抗疫表现不错的关键因素，更必须为朝野珍惜，且积极维护。这种互信的重要性，随着疫情的变化而显著提高。新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就引发了新的担忧。根据近日媒体的跟进报道和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一些人害怕国门太快打开，会输入新一波的疫情，使得前功尽弃；尤其是初步的数据表明，奥密克戎的传染力特别高。相对多的民众希望放慢开放步伐，因而在情

理之中。但众多因防疫措施而近乎难以维系的小微企业，则希望尽快开放。如何权衡利弊，考验着新加坡人的集体智慧。

不同社会群体基于不同条件，而就防疫措施意见相左，也是任何社会都会面对的难题。本地相对年轻和富裕的群体，希望加快开放的速度，猜想这是因为他们有相对丰富的资源产生安全感，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接触的信息，也让他们有更为乐观的判断。相反，相对年轻和中低收入群体，则希望放慢开放的速度。他们大多难以居家上班，每天必须面对被感染的风险。此外，他们的日常信息来源，主要是亲身的经历和社交圈子流通的消息，所以相对会比较悲观和焦虑。

除了在开放速度方面出现相反意见，其他防疫手段诸如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以及是否该强制接种疫苗等等，都不易出现统一的想法。在很多国家，这些分歧已经演变为公开冲突，不但加剧社会撕裂，也妨碍当局有效管控疫情。所以政府尤其须慎重对待，不宜操之过急。民众在看待事情时，也必须学会跳出从自身的利害思考，尝试理解反方的道理。因为有一点是大家共同的利益——尽早进入新常态。所以，任何能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又没不当侵犯个人或个别群体权利的做法，都须予以支持。

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不时都强调在必须做正确决策时，不能因短期的民意考虑而裹足不前。尽管时代已经改

变，如今的民众更期待决策者聆听与沟通，对家长式的高姿态容易反感，可是为国家长远利益做出正确的决策，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尽管难度有所提高。所幸的是，社会至今还存在对于何为正确的基本共识，民众彼此之间和对政府也存在基本的信任，只要让社会感受到诚意，知道背后有一套严谨的科学理性在支撑，政府做出困难决策的阻力与代价信是可控的。

冠病毒疫情是这一代人的集体考验，民选政府自然必须尊重民意，上述民调因而有参考的价值。只要保持持续的沟通、透明的信息分享，以及因时制宜的调整，就能够团结人心、凝聚民意，克服当前严峻的挑战，顺利步入与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态。

与变幻莫测的冠病展开持久拉锯战

梁玉心 卓汉森 林择彬

就在新加坡的新增社区病例数目正在下降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种以希腊字母命名为“奥密克戎”(Omicron)的“须关切冠病变种毒株”(variant of concern)，让全世界再次感到震惊。

应用德尔塔的经验教训

德尔塔变种毒株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包括建立一个能够对基因组进行测序的强大监测系统的重要性；透明和快速地分享信息，以快过病毒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的传播速度，维持一个健全的合作网络；以及做好迅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准备。最后，除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多非药物干预措施之外，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实现最高的疫苗覆盖率。在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即冠病毒)时，速度至关重要。

南非在一个迅速扩大的感染群中，发现一个不寻常的基因组序列后，迅速通知了世卫组织。从应对德尔塔毒株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世卫组织在两天内，即11月26日召开了紧急会议。有关方面对最初的基因组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了仔细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以致世卫组织将这一新发现的毒株列为“须关切变种”，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楚其全部特征。几个小时后，世卫组织发布了官方声明，宣布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出现。

仅仅一周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报告发现感染了奥密克戎冠

病变种毒株的病例。这一新变种毒株的刺突蛋白有30多个突变。刺突蛋白或S蛋白为病毒的表面，它会粘附在人体细胞表面上的特定受体如ACE-2受体。同时，S蛋白是阻止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关键靶点。S蛋白可通过接种疫苗激发抗体，或注入单克隆抗体来获得。一些S基因突变位于靶区附近。因此，研究奥密克戎是否会改变目前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就成了当务之急。

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知识，我们知道在防止感染冠病的不同变种毒株方面，更高的抗体水平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早期的报告也显示，大多数与奥密克戎有关的严重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我们须要紧急接种疫苗，通过疫苗接种来提高个人和社区的免疫水平，以期降低感染和疾病的严重程度。

解开奥密克戎之谜

现在正是国际网络联手破解这一新变种毒株之谜的时候。首先，我们须要了解它的起源，以明白这种病毒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演变成一种传播性更强、更适应人体的病原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它能够逃避现有免疫力所提供的全面保护，并解释了南非的再感染病例比率较高的情况。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须要监测奥密克戎对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至今为止，许多坊间报道都表明它的病情轻微。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奥密克戎是否会像其他“须关切变种”毒株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导致严重程度不同

的疾病；我们也缺乏关于再感染或接种疫苗后感染的全面信息。

了解奥密克戎对当前的治疗干预手段，包括使用现有的药物如瑞德西韦(Remdesivir)，以及刚出炉的新药如默沙东(MSD)的莫那比拉韦(Molnupiravir)和辉瑞的Paxlovid有何反应，也至关重要。也许知道这些药物不是针对S基因，而可能保持其有效性，会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目前正在使用的免疫调节剂和抗凝血剂，将按照其当前指示继续使用。但奥密克戎是否会改变宿主的免疫反应还须要研究。目前，我们预计临床管理不会有重大改变。

我们了解到，冠病毒非常变幻莫测，总让人措手不及。它的表现与流感非常不同，不容小觑。可想而知，这使得长期规划变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保持警惕、敏捷和灵活应对变化是很重要的，即使这些变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可能对奥密克戎感到害怕，但我们不应该恐慌。我们已积累了应对冠病毒的经验，并在与病毒的拉锯战中，制定了包括安全管理措施和疫苗更新技术在内的应对措施。现在也是时候提醒公众注射流感疫苗，以便利用现有的方法，保护我们免受呼吸道疾病的侵袭。

作者梁玉心教授是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卓汉森兼任副教授是国家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部主任；林择彬副教授是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
黄金顺译

在变化中坚守《海峡时报》的使命

华仁·费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

自1845年以来一直为新加坡及其周边地区服务的《海峡时报》，开始为其悠久而传奇的历史书写新的篇章。

在176年的历史中，《海峡时报》几经风雨，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它几经易手，曾为出版商或编辑自己所拥有，后来成为一家私人公司或信托公司，最后变成上市公司。

令人欣慰的是，它挺过了战争、经济衰退和萧条、过去和现在的大流行病、殖民占领和收复，继续讲述新加坡的故事。

经过漫长的过渡期，《海峡时报》现已成为12月1日(星期三)正式成立的新担保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简称CLG)“新报业媒体信托”(SPH Media Trust, 简称SMT)的一分子。

《海峡时报》以及之前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拥有的英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和中文的姐妹报刊，现在都将转入一家名为“新报业媒体”(SPH Media)的运营实体，它是SMT的一部分。

SMT的成立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独立的英文和中文媒体公司被迫合并，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以来，本地媒体界最重大的发展。

有别于以追逐利润和股东价值为驱动力的上市公司新加坡报业控股，SMT和新报业媒体将是利益相关者和目标驱动型公司。

它的重点很明确：为新加坡乃至全世界的受众，提供他们可以信任的可靠新闻和内容。

新公司的英文名字特意使用“Trust”(信托)，也有“信任”的意思，而这将成为它吸引读者的天然磁石。

与受众建立信任，从而促进其在社区的增长，仍将是它的主要使命。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听取了编辑

和记者的意见后，制定了一份新的章程。

从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其他媒体机构的类似使命声明中得到启发，它主张有必要维护我们新闻室的采编独立性，并捍卫其在读者眼中的可信度。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多项国内外调查显示，新加坡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相对较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的在我们的所有平台上阅读《海峡时报》的新闻内容，而且是每天多次阅读。

尽管媒体市场日益拥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浏览国内外激增的新闻来源，但《海峡时报》的纸本和数码受众还是有所增长。

虽然冠疫情、科技巨头和互联网严重打击了《海峡时报》的财务状况，但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泛滥，也强化了及时、可信和真实内容的关键重要性。

然而，信任是脆弱的。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努力和持续的承诺；信任非主观意愿所能促成或转移，更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新闻机构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到准确、平衡、公正和客观，反映受众的关切，并与其保持联系，来培养信任。

它们还须要跟上公众不断变化的态度和品味，以及人们希望如何接收新闻和内容的偏好的变化。如今，这主要是指随时随地、在任何平台上，通常是在出行时，可获取新闻和内容。

令人高兴的是，《海峡时报》在今年8月的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总会(WAN-IFRA)的亚洲数码媒体奖(Asian Digital Media Awards)中，荣获最佳新闻网站及移动服务金奖。

这对《海峡时报》新闻室的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但是，恕我直言，我们非常清楚，要不是近来资源受到限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来更好地为我们的受众服务。

我们须添加新功能来改善用户体验，解决若干问题，以及升级技术。

或者，借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我还要赶好几英里路才能安睡”(miles to go before we sleep)。

满足受众的期望，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将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会竭尽所能做到这一点，日复一日，于每篇报道之中。

我们会以日益数码化和多媒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为了响应受众对更多图像和视频、更多声音和观点的明确需求。

我们正在努力改善数码产品的用户体验，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我们正在着手对所有产品和平台进行重大的检讨和改造，并将在明年推陈出新。

我们欢迎大家就如何更好地为您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些时间和许多努力，在我们一步步努力取得进展的过程中，我们寻求您的持续支持和耐心。

在《海峡时报》、它的记者和新加坡媒体开启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时，也许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以帮助我们看清前方的道路。

1845年7月15日，《海峡时报》的创刊主编罗伯特·卡尔·伍兹(Robert Carr Woods)在第一期的头版上大胆地宣称：“本报将遵循那些永远将《海峡时报》与它所服务的新加坡社区的整体利益联系起来的原则。”

他承诺维护《海峡时报》的质量，同时努力确保其报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幸好，即使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从未保持不变，但有些事情还是不会改变。

值此历史性时刻，《海峡时报》全体同仁再次承诺，我们将继续为实现这一长期使命而努力奋斗。

作者是《海峡时报》总编辑
黄金顺译

四面墙外 过圣诞节的喜悦和焦虑

陈怀亮

去年12月，福建省邀请乡亲一起庆祝冬至，在网上发出这么一则通告：“每年的12月别只是庆祝圣诞节，在冬至来临之际，一起和名厨、名主播齐聚线上搓汤圆……”

这则通告简洁明了，只是一个“别”字别有意思；一个小小的呼吁，说尽心中无限事。传统维护者不抗拒时代潮流，只是不想让西风专美，希望能唤回些许东风，希望搓汤圆能搓出古早味，为社会留住一丝传统气息。

西方节日吸引力强大，让东方各地文化人一直放不下心，担心人们丢失了自我。中国作家林少华感叹：“假如有那么一天，我们只知道圣诞节而不知道端午节，只晓得风骚而不知道《离骚》。那么我们算什么呢？”

所幸的是，新加坡人还知道冬至，近年吃汤圆还吃出一点情趣，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写了英文祝福语还用中文补上“团团圆圆”。商家和小贩也说，冬至期间汤圆销量不错，可见传统没有尽失，而是微微发热。

新加坡人很实际，节日不分东西，有情有趣，就是好节日。若论情趣，西方节日让人想到的，不是欢歌笑语，就是浪漫甜蜜；即使带着宗教色彩的，经由商家改头换面，精神面貌早已模糊，如今更像民俗节日。相比之下，大多传统节日承袭载道，人们不能一味寻开心，消费了粽子月饼之后，还得静下心来省思文化大义，或追思古人的英烈事迹。

西方节日的快乐元素多过传统节日，晓得“风骚”的人难免多过《离骚》，也就注定每年圣诞歌曲开始飘扬的时候，亚洲社会的文化焦虑必定如约而至。人们总会为传统节日把脉，看它还有多少生机。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西化的先驱，日本人的经验曲折有趣。16世纪圣诞节传入之初遭到抗拒，在明治维新后，随着“脱亚入欧”的鼓吹开花结果，还逐渐被“日本化”；宗教色彩全被抽离，而今变得更像情人节。日人传统上不吃火鸡，在商家鼓动下在圣诞节大吃肯德基炸鸡。虽然日本人喜欢过圣诞节，但它始终不是官定公共假日。100多年后，脱亚入欧还是是个口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争论该不该庆祝圣诞节，每有抵制之声必定成为国际新闻。不过，尽管折腾再三，节日魅力不减。网上一些文章说，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好些中国人在平安夜吃苹果，渐渐成了一种“习俗”，圣诞节因此有了中国特色。中国人善于消融外来文化，千年前开始“汉化”佛教，看来“汉化圣诞节”也指日可待。

守护传统的人有其焦虑，拥抱圣诞节的人也有不安，担心庆祝起来不到

位，显露自己西化不够深。这在新加坡最明显。独立后国家快步奔向第一世界的时候，国民努力追求西方知识，也急着赶上西方时尚，自觉很有必要在每年岁末过个像样的圣诞节。

信仰基督、西化较深的人，过圣诞节自由自在；而西化不深、半路出家的人，就常有不知如何着手的窘迫，只好从娱乐影视世界寻找灵感。那时代的日港台电影有个共同的特色：人间悲剧少不了剧中主角患上绝症，人间美事则少不了剧中男女定情于雪花纷飞的平安夜。

那些年月是共和国的青春期，青春国民执意不让岁末佳期留白，把一年最浪漫的心情投注在12月。我们西化得理所当然，不吃炸鸡和苹果，而是直向西方世界取经，追求原汁原味的火鸡松果、灯饰装饰和欢歌笑语。

政府和商家顺应潮流和民意，30多年前开始在乌节路制造圣诞梦幻，不时承诺推出“世界级”的灯饰装饰，还曾挪来机器制造“雪花飘飘”的景致，奋力弥补热带气候带来的遗憾。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佳节气氛悄然在变。国家和国民逐渐成熟，看待世界少了些梦幻和焦虑，多了一份从容淡定。国际格局也经历大变，风景不再西方独好，东方文化节日没被丢弃，12月的乌节路不再造雪。人们仍然喜欢过圣诞，但也过得比较随意自适；热闹或平静，各择所好。

然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圣诞节始终离不开争议。一直以来，人们说它的商业味太浓，也一直担心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近年来，它更惹上政治麻烦，卷入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

如今，许多西方人在这期间互相祝好的时候，不再说“圣诞快乐”了，而改说“节日愉快”。这原是一片好意，为的是尊重不过圣诞节的人，并且尊重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有些人矫枉过正，让它成了一种偏执的政治正确。

对新加坡来说，我们在输入了西方的欢乐时，往往不忘带进他们的烦恼。我们近年收到的贺词祝福语，好些也只剩“节日快乐”了。这份敏感不是坏事，但过度的介意，摩擦和不安必定随之而来。

与此相对照的是，每当各族各宗教的节日到来时，我们朝野政领领袖都忘带头庆祝，并依照时节穿上各式民族服装，热情洋溢地与各个社群同乐。在这拥挤多元、容易碰撞的小岛上，最需要的是豁达大气。

至于坊间民众，逢年过节过圣诞，即使不大肆庆祝，分享他人的一份欢乐总是错不了的。人生匆匆几十年，赏心乐事不嫌多。就如“卖鱼哥”王雷所唱的：欢喜就好。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



早报漫画 蔡新友